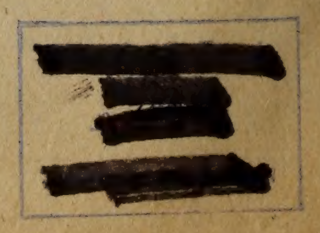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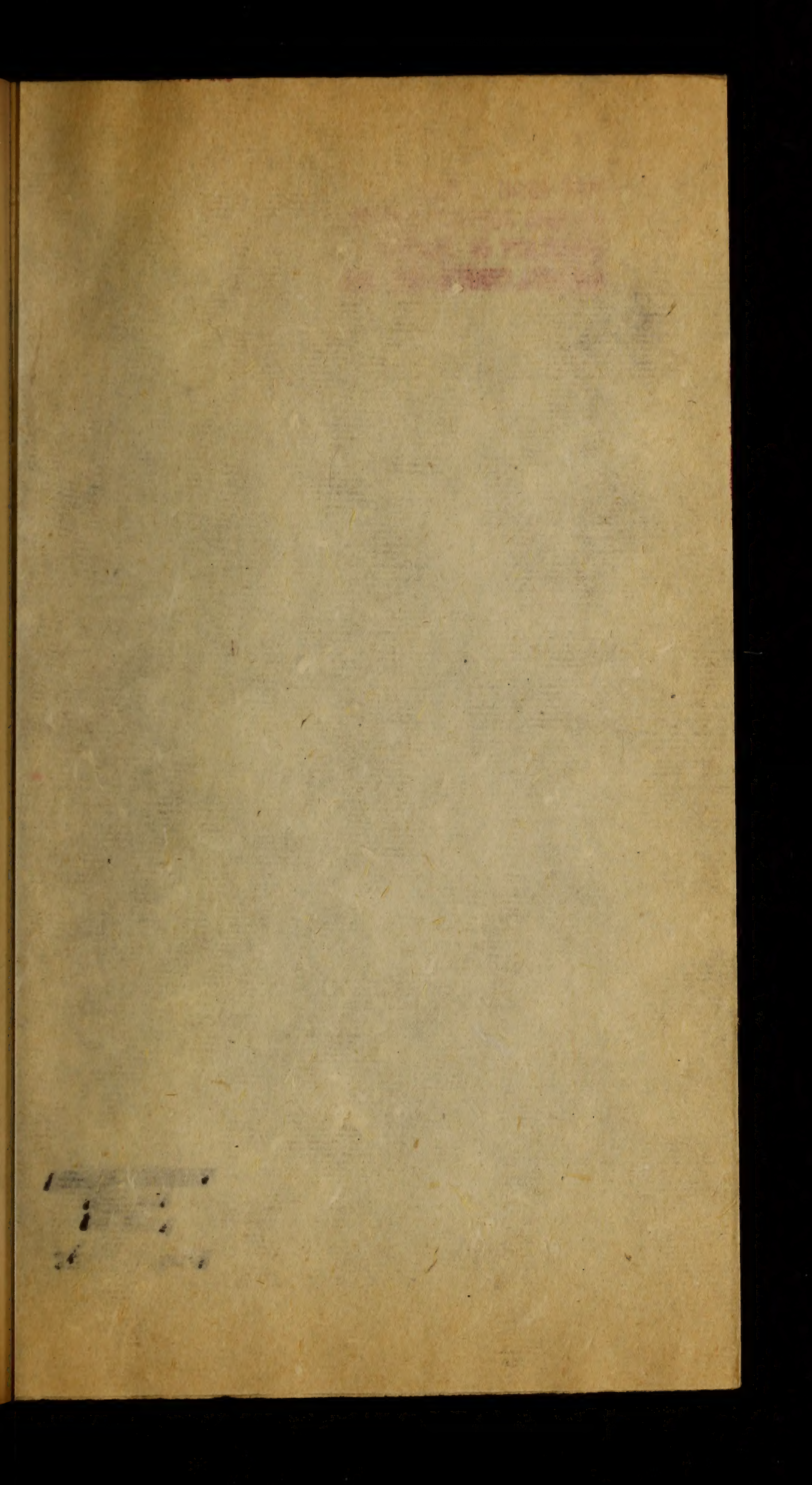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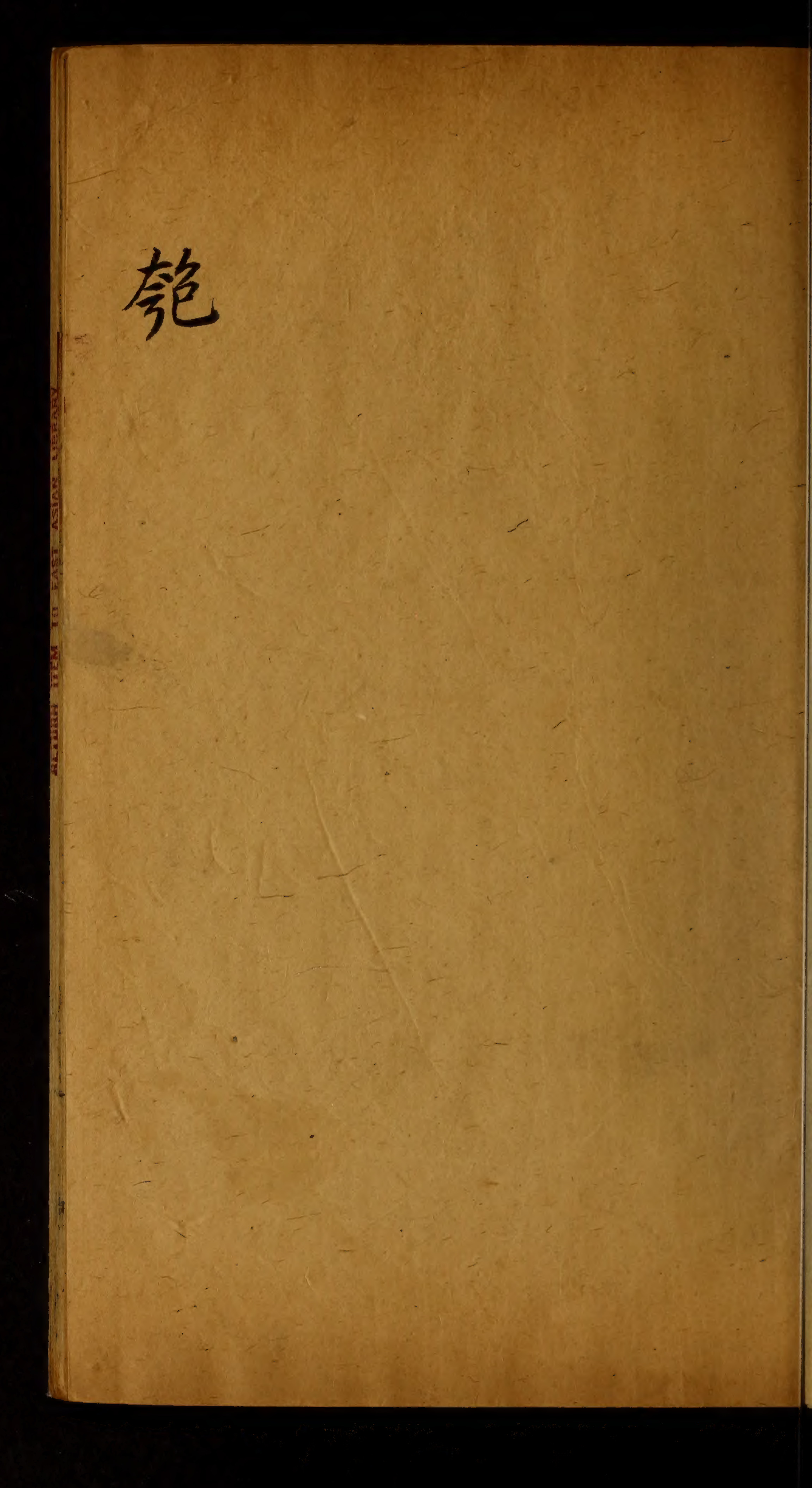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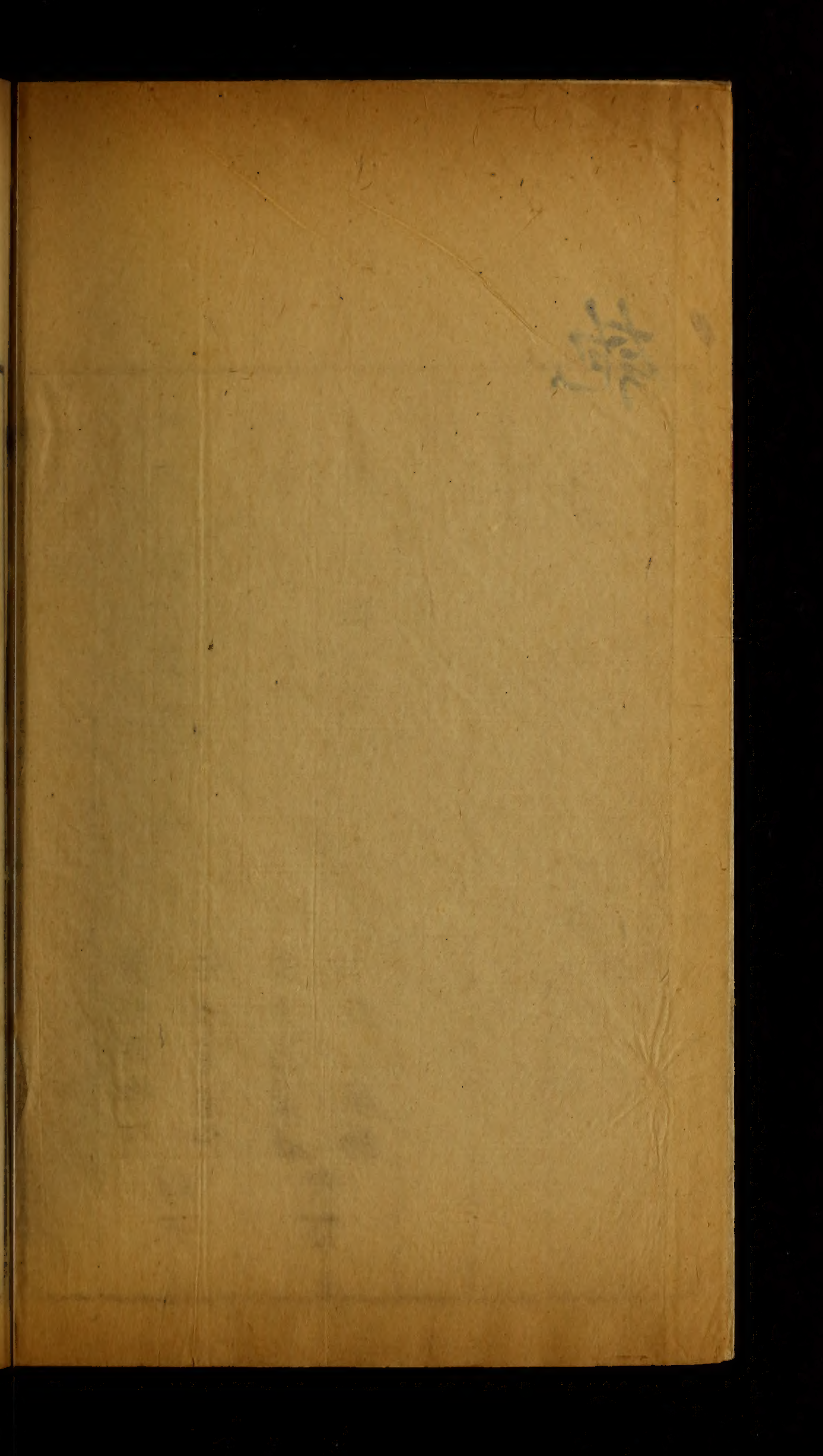
匏








匏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男　惟鞠侍何　編次

徐秋蓴蘭仲

烏程　沈一揆存田　　潘世泰彙征

歸安　沈愷曾樂存　較閱　　卞飛熊廣勳　參訂

唐書全目　正史

本紀十

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中宗

高宗　武后中宗

高祖　太宗

本紀十

唐書全目　正史

歸安　沈澄合梁存　較閱

仁和　龍廣勳　參訂

烏程　沈一揆存田

海　世泰嵩崖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餘杭　嚴謙仲　編次

男　淮譜許何

食貨五　刑法

藝文四

表十五

宰相三　方鎮六

宗室世系　宰相世系五

列傳一百五十

后妃　太穆竇后　文德長孫后　徐賢妃　王后

則天武后　和思趙后　韋后　上官昭容

肅明劉后　昭成竇后　王后　貞順武

后　元獻楊后　楊貴妃

后妃　張后　章敬吳后　貞懿獨孤后　睿真沈

后　昭德王后　韋賢妃　莊憲王后　懿安

郭太后　孝明鄭太后　恭僖王太后　貞
獻蕭太后　宣懿韋太后　郭貴妃　王賢
妃　元昭晁太后　惠安王太后
郭淑妃　恭憲王太后　何后

宗室

江夏王道宗　廣寧縣公道興　永安王孝基
涵　淮陽王道元　漢　長平王叔良　郇國公
孝協　彭國公思訓　新興郡王晉　長樂王幼
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晦　漢陽王
瓌　廬江王瑗　淮安王神通　膠東王道彥
梁郡公孝逸　國貞　嗣說　齊物　復　襄邑王神
符　從晦　隴西公博乂
渤海王奉慈　戡

高祖廿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元霸　巢王元
吉　楚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
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
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肅宗子　昭靖太子邈　睦王述俱
代宗子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
誦　肅王詳　文敬太子謜俱德宗
子　鄭王經　順宗子　惠昭太子寧
澧王惲　絳王悟　建王恪俱憲
宗子　懷懿太子湊　安王溶俱穆
宗子　悼懷太子普　陳王成美俱
敬宗子　莊恪太子永　文宗子　涌
王滋　宣宗子　吉王保　懿宗子
德王裕　昭宗子

諸帝公主

世祖一　高祖十九　太宗廿一　高
宗三　中宗八　睿宗十一　元宗廿
九　肅宗七　代宗十八　德宗十一
順宗十一　憲宗十八　穆宗八
敬宗三　文宗四　武宗七　宣宗十
一　懿宗八　僖宗二　昭宗十一

李密　單雄信
祖君彥

王世充竇建德

薛舉子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徐圓朗

蕭銑輔公祏沈法興李子通朱粲、林士弘、張善安、梁師都、劉季

眞

劉文靜裴寂趙文恪、李思行、李高遷、姜寶誼、許世緒、劉師立、劉義節、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龐卿惲、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馬三寶、李孟嘗、元仲文、秦行師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大安秦瓊唐儉寔、奕、扶持彥謙段

志元文昌戍式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奇、崇業、崇遜、崇魯許紹圓師、欽寂、欽明程

知節柴紹任瓌丘和恭行

溫大雅彥博、大有、信、造、璋、廷筠、廷皓皇甫無逸、李襲志襲譽姜謩

行本、晈、慶初、晦崔善爲、李嗣眞、

杜伏威闞稜、王雄誕張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王君

廓、

李靖客師、令問、彥芳李勣敬業、思文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萬徹、萬備、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

高儉履行、眞行、重竇威軌、琮、抗、靜、誕、璡、德元

房玄齡遺愛杜如晦楚客、淹、元穎、睿、構、讓能

魏徵嵒

王珪壽薛收元超、元敬、稷、伯陽馬周載韋挺待價、萬石武、

李綱安仁、安靜李大亮道裕、迥秀戴胄至德劉洎遂樂彥崔仁師

湜、液、

澄、

陳叔達楊恭仁思訓、師道、執柔、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

果元壽權萬紀懷恩閻立德、立本蔣儼、韋弘機岳子姜師

度琎循張知謇

蕭瑀鈞、嗣業、嵩、華、復、俛、倣、稟、遘、定、

岑文本羲、長倩、格輔元虞世南李百藥安期褚亮劉孝孫、李元道、李守

素、

姚思廉璹、班、令狐德棻峘、鄧世隆、顧胤、李延壽

蘇世長良嗣、弁、韋雲起方質、孫伏伽、張元素

于志寧休烈、敖、宗、擺、巖、高季輔、張行成易之、昌宗、

長孫無忌敞、操、詮、順德褚遂良璆韓瑗、來濟恒李義琰

梟、義琛、上官儀

杜正倫求仁、崇崔知溫知悌高智周不侔、覽郭正一、趙弘

智來章崔敦禮楊弘禮弘武、元禧、纂、盧承慶齊卿劉祥道

齊賢、從一李敬元元素劉德威審禮、延景、昇、延嗣孫處約佺

文偉高子賢

傅奕 呂才 方毅 陳子昂 趙元 王無競

行 劉仁軌 裴行儉 光廷 倩 均 璞 婁師德

崔義元 神基 神慶 琳 楊再思 季昭 竇懷貞 莌 宗楚客 晉卿 紀處

訥 祝欽明 惲 郭山 王嶼

諸夸蕃將 史大奈 思力 馮盎 契苾何力 阿史那社尒 黑齒常之 執失 李謹

行 泉男生 李多祚 論弓仁 尉遲勝 尚可孤 裴玢

郭孝恪 張儉 延師 王方翼 珣 蘇定方 薛仁貴 訥 平 程務

挺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張敬忠 王晙

王義方 員半千 石抱忠 韓思彥 琬 蘇安恒 薛登 王求

禮
椰澤範奭、馮元常元淑、蔣欽緒沆清、

唐臨皎紹、張文瓘文琮、錫、文收、徐有功商彥若、

崔融從能、愼由、安潛、彥曾、徐彥伯、蘇味道、豆盧欽望、史務滋、崔元綜、

周允元、

狄仁傑光嗣、兼謨、郝處俊象賢、朱敬則、仁軌、

王綝仙遂、博、韋思謙承慶、嗣立、恆、濟、弘景、陸元方象先、景倩、景融、希聲、餘慶、

璪、王及善、李日知、杜景佺、李懷遠景伯、彭年、

裴炎伷先、劉禕之郭翰、魏元同恬、李昭德、吉頊

張廷珪、韋湊見素、諤、顗、知人、維、繩、虛心、韓思復朝宗、佽、宋務光呂元

泰 辛替否 李渤 裴潾 張皐 李中敏 甘款

武平一、李乂、賈曾 王 白居易 行簡 敏中

桓彥範 盧 襲秀 薛季昶 楊元琰 仲昌 敬暉 崔元暐 湜 縱 璩 張柬之

袁恕己 高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 口 知 王琚 張 暐 王毛仲 李守德 陳元禮

魏元忠、韋安石 阮 紘 叔 夏 紹 抗 郭震

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 趙彥昭 和逢 堯

姚崇 奕、合、 昴 宋璟 渾

蘇瓌 頲、詵、 震、翰、 張說 均、 垍

魏知古、羅懐慎奐 李元紘、杜暹渙斯 張九齡方、拯 仲 韓

休洪、皐涸 混

張嘉貞延賞 弘靖 文規 兖 宗 嘉 祐 源乾曜洧 光裕、裴耀卿佶

蘇珦晉 尹思貞、畢構栩 李傑、鄭惟忠、王志愔、許景

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澣抗

裴守真子餘 行立 崔沔、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挺之武 綬

澈

裴漼寬胄 諝、陽嶠、宋慶禮、楊瑒、崔隱甫、李尚隱、解琬

宗室宰相適之 峴 勉 季簡 程 鄭 石 [illegible]

劉子元 貺、滋、敦儒、餗 贊、迴、秩、迅 吳兢、韋述、蔣乂 係、曙、 伸、偕 柳芳 登 璟

冕 沈既濟 傳師、詢、

郭虔瓘、郭知運 英傑、英乂、王君㚟、張守珪 獻誠、獻恭 煦、獻甫 王

忠嗣、牛仙客、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 盧 鉉

哥舒翰 曜 高仙芝、封常清、

李光弼 彙、光進、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 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烏

承 玼

郭子儀 曜、晞、承嘏、曖、釗、 鏦、錡、曙、幼明、昕

李嗣業、馬璘、李抱玉、路嗣恭應、恕、

房琯孺復、式、張鎬、李泌繁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向、樞呂諲

崔光遠、鄧景山、崔瓘魏少游、衛伯玉、李涇克寧韓全義

盧從史、高霞寓、

李麟、楊綰、崔祐甫植、倓鄧渾識韋處厚、路隋、

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珏存、慶崔漢衡、戴叔倫、王翃

正雅、胡證、徐申、郗士美、辛祕、

來瑱、裴茙、田神功神玉侯希逸、崔寧寬嚴礪

元載卓英璘李少良王縉黎幹楊炎庾准嚴郢竇參申吳通元

李棲筠吉甫德修、李鄘楪

王思禮、魯炅王難得用辛雲京京杲、炅、馮河清姚況李

芃、李叔明昇曲環、王虔休、盧群、李元素、盧士玫

令狐彰建、通張孝忠茂忠、茂昭、孝直、陳楚裴康日知志睦、承訓李洧、

劉澭、田弘正、布、牟、王承元、牛元翼傅良弼李寰史孝章

劉晏濛、還、潼、盧徵、李若初元琇、包佶、于頎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

李揆、常袞、趙憬、崔造、齊映、盧邁、

闞播年李元董晉溪、劉全諒陸長源、袁滋、趙宗儒、竇易直、

唐

張鎰　姜公輔　武元衡儒衡　李絳璋　宋申錫

段秀實伯倫、嶷、文楚、珂、劉海賓　顏眞卿

李晟愿、憲、愬、聽、琢、王佖

馬燧暢、炫　渾瑊鎬、鐬

楊朝晟、戴休顏、陽惠元晏　李元諒、李觀、韓游瓌、杜

希全、邢君牙、

陸贄

韋皋苹、劉闢　正貫、張建封愔　嚴震礪　韓弘公武、元

鮑防、李自良、蕭昕、薛播、樊澤宗師　王緯　吳湊士矩　鄭權

陸亙、盧坦、閻濟美、柳晟、崔戎、崔

徐浩、呂渭溫、恭、孟簡、劉伯芻寬夫九章、楊憑凝凌之、潘孟陽

崔元略鉉、沆、元式、寵從、韋綬

張薦讀、趙涓傳宣、李紓、鄭雲逵、徐岱、王仲舒、馮伉、庾

敬休、

姚南仲、獨孤及朗郁、庠、顧少連、韋夏卿瓘、段平仲、呂

元膺、許孟容季同、薛存誠廷老、李遜方元、建訥

孔巢父戣、戡、戢、溫業、穆寧贊質、員、崔邠郾、鄯、鄲、柳公綽仲郢、璞珪

璧、玭、公權、子華、楊於陵、馬總、

歸崇敬登融奚陟、崔衍、盧景亮王中源薛苹唐衢文公

洙薛戎放胡證、丁公著、崔弘禮、崔元亮、王質、殷

侑盈孫王彥威

鄭餘慶從讜澣處誨、鄭珣瑜覃綮朗高郢定鄭絪覿權德

輿璩崔羣

貫、杜佑式方悰孺牧顗令狐楚緒綯渢定

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牟、李齊運、李實、皇甫鎛

鏞王播式起、龜

韋執誼、王叔文王伾、韓曄、陳諫、凌準、韓泰陸質、劉禹錫、柳宗元

程异、

杜黄裳勝裴垍、李藩、韋貫之與、綬、温。蕭祐

高崇文承簡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王鍔稷孟

元陽王棲曜茂元劉昌士涇趙昌、李景略、任迪簡、張

萬福、高固郝玼、野詩良輔史敬奉、

李光進光顏、烏重胤石洪、李珙、王沛逢楊元卿延宗曹華高

、瑀劉沔、石雄、

于頔季友王智興晏平、宰杜兼羔、中立杜亞、范傳正、

裴度識、諗。

李逢吉、元稹、牛僧孺蕭叢嵩、李宗閔、楊嗣復損授、哭、

竇羣鞏常牟、劉棲楚、張又新、楊虞卿漢公、汝士、張宿、熊望、

栢耆、

韓愈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乂、

錢徽珝崔咸、韋表微、高鉞泥、銖、鍇、湘馮宿定、審、李虞仲、李

翺、盧簡辭知猷、弘止、簡求、汝弼高元裕少逸、璩封敖、鄭薰、敬

晦、韋博、李景讓景溫

劉蕡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郭行餘、韓約、羅立言、李孝本、李甘

師邑李貞素

李德裕 華、延古 崔珽、丁柔立

陳夷行、李紳、李讓夷、曹確、劉瞻 助 李蔚

李回 言、李珏、崔珙 涓 瑎、蕭鄴、鄭肅 仁表 盧商 盧鈞 簡方 韋

琮、周墀、裴休、劉瑑 夏侯孜 趙隱、裴坦 贊 鄭延昌 王

溥、盧光啓 韋貽範

畢誠、崔彥昭、劉鄴 瑑 豆盧 陸扆、鄭綮、朱樸 孫偓 韓偓 儀

馬植、楊收 發 嚴 涉 路岩 衡 韋保 盧攜

鄭畋、王鐸 鐐 王徽、韋昭度、張濬、

唐

周寶、王處存部 鄧處訥雷滿 陳儒、劉巨容馮行襲 趙德諲臣凝 楊守亮、楊晟、顧彥朗去師

王重榮洪珂、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範 孟方立遷

楊行密、時溥、朱宣、孫儒、

高仁厚、趙犨昶珝、田頵、朱延壽、

劉建鋒、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邽 劉知謙 盧光稠

忠義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敬君弘 謝叔方 呂子臧 馬元規 王行敏 盧士叡 李元通 羅士信 張道源 楚金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 高叡子仲舒 安金藏 王同皎 [illegible]同

憬　吳保安　李憕源　盧奕元輔
張介然　崔無詖
忠義　顏杲卿、春卿　賈循、隱林　張巡
許遠　南霽雲、雷萬春、姚誾
程千里、袁光廷　龐堅　薛愿　張興　蔡廷
忠義　玉　符令奇、璘　劉廼　孟華　張伾　周
曾　張名振　石演芬　吳溆　高沐
賈直言　辛讜　黃碣　孫揆
卓行　元德秀、李夢　權皋　甄濟
陽城　何蕃　司空圖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王少元　任
敬臣　支叔才　程袁師　武弘度　宋思
禮　鄭潛曜　元讓　裴敬彝　梁文貞
沈季詮　許伯會　陳集原　陸南金　張
琇　侯知道、程俱羅　許法愼　林贊
陳饒奴　王博武　萬敬儒　章全益
隱逸　王績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史德義
孟詵　王友貞　王希夷　李元愷　衞

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 吳筠潛
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孔述睿敏行
陸羽 崔覲 陸龜蒙

循吏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
立 王遠 俞巖 薛大鼎 充構 賈敦頤 敦實
楊德幹 田仁會 歸道 裴懷古 韋景
駿 李惠登 羅珦 讓 韋丹 宿、岫 盧弘
宣 薛元賞
何易于

儒學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顏師古 相時 游
秦 孔穎達 王恭 馬嘉運 歐陽詢 通 朱
子奢 張士衡 賈大隱 張後胤 蓋文達
文懿 谷那律 從政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儒
敬播 劉伯莊 秦景通 劉訥言
羅道琮

儒學

郎餘令 徐齊聃 堅、嶠 沈伯儀 路
敬存敬褚 元感 王紹宗 彭景直

盧粲　尹知章　張齊賢　郗沖
馬懷素　殷踐猷　孔若思　李翊　王
儒學　褚无量　徐安貞　元行冲　陳貞節　施敬
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侯行果
趙冬曦　尹愔　陸堅　鄭欽說　盧僎　啖助　韋
彤　陳京　暢當　林蘊　韋公肅　許康
佐

文藝　袁朗、誼、承序、利貞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謝偃　崔信明　鄭世翼　劉延祐　藏器　知
柔　張昌齡　崔行功　杜審言　易簡　甫
王勃　勔　勮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元萬頃
正、義方、季方　范履
冰　周思茂　胡楚賓

文藝　李適　韋元旦、劉允濟　沈佺期　宋之問　閻朝隱
尹元凱、富嘉謨　劉憲　李邕　呂向
王翰　孫逖　咸　僧　李白　張旭　王維　鄭
虔　蕭穎士　存　陸據　鄉　并　皇甫冉　蘇源明

唐
梁肅
文藝 李華 蕭穎士 孟浩然 王昌齡 崔顥 劉太真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李益
盧綸 歐陽詹 程 李賀 吳武陵
李商隱 薛逢 李頻 吳融
方技 李淳風 甄權 許胤宗 張文仲 袁天綱 客
師 張憬藏 乙弗弘禮 金梁鳳 王遠知 薛頤 杜
生 葉法善 明崇儼 尚獻甫 嚴善思
張果 邢和璞 師夜光 羅思遠 姜撫
桑道
茂
列女 李德武妻裴淑英 楊慶妻王 房元齡妻
盧 陶孤師 仁姆王蘋英 楊三安妻李
樊會仁母敬 衛孝女無忌 鄭義宗妻盧
劉寂妻夏侯碎金 于敏直妻張 楚王
靈龜妃上官 楊紹宗妻王 賈孝女 李
氏 妻王阿足 樊彥琛妻魏 李

女李　崔繪妻盧　堅貞節婦李　符鳳妻
王英　高叡妻秦　王琳妻韋　盧惟清妻
徐　饒娥　賈伯女　仲女　盧甫妻李　鄒
待徵妻薄　金節婦　高愍女　楊烈婦　董
賈直言妻董　李孝女妙法　李湍妻　董
昌齡母楊　王孝女和子　段居貞妻謝
楊含妻蕭　韋雍妻蕭　衡方厚妻程　鄭
孝女　李廷節妻崔　殷保晦妻封絢　竇
烈婦　李拯妻盧　山陽女趙
周廸妻　朱延壽妻王

外戚

獨孤懷恩　武士彠士稜士逸承嗣三思懿
宗攸暨　韋溫　王仁皎守一　楊國忠
李偷
鄭光

宦者

楊思勗　高力士　程元振　駱奉先　魚朝
恩　竇文場霍山鳴　劉貞亮　吐突承璀
馬存亮嚴遵美
仇士良　楊復光

仇士良　楊復光
馬存亮　嚴遵美

宦者

魚朝恩　竇文場　霍仙鳴　劉貞亮　吐突承璀
楊思勖　高力士　程元振　[illegible]

鄭光　李楷

列女

宗[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
鄭義宗妻盧　[illegible]
周迪妻　李[illegible]　朱[illegible]　山陽女趙
劉寂妻[illegible]　李[illegible]　殷保晦妻封
孝女[illegible]　衡方厚妻程
楊[illegible]　韋雍妻蕭　[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　李[illegible]
賈直言妻董　金節婦　李[illegible]
[illegible]　高[illegible]女
[illegible]　賈[illegible]　中[illegible]
王琳妻韋　高叡妻秦　王[illegible]
堅貞節婦李　符鳳妻玉英

唐

宦者　李輔國　王守澄　劉克明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誨　張彦弘

酷吏　索元禮　來俊臣　來子珣　周興　丘神勣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霸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羅希奭　崔器　毛若虚　敬羽

魏博

鎮冀

盧龍

淄青、横海、宣武、彰義、澤潞　以上藩鎮

突厥

吐番

回鶻

沙陀

北狄 契丹 奚 室韋 黑水靺鞨 渤海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日本 流鬼

西域 泥婆羅 黨項 東女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疏勒 于闐 天竺 摩揭陀 罽賓 康 寧遠 大勃律 吐火羅 謝颶 識匿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師子 波斯 拂菻 大食

南蠻 南詔 環王 盤盤 扶南 眞臘 訶陵 投和 瞻博 室利佛逝 名蔑 單單

縣 兩爨蠻 南平獠

西原蠻

姦臣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

希烈 盧杞 崔胤 崔昭緯 柳璨 蔣玄

暉 張廷範 氏

叔琮 朱友恭

叛臣 僕固懷恩 周智光 梁崇義 李懷光

陳少游 李錡 李忠臣 喬琳 高駢

朱玫 王行瑜

陳敬瑄 李巨川

逆臣 安祿山 慶緒 高尚 孫孝哲 史思明 朝義

朱泚 [illegible] 黃巢 [illegible]

逆黨

同謀

世系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同學　吳以遜青臣　吳鳴鶴孚九

沈端學旣爲　陳洙遐孚宣　叅訂

唐書　宋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觀文殿學士致仕仁宗朝奉詔修唐書其宋祁所著者亦合刪改修曰宋公于我爲前輩且名何可沒遂于紀傳各列其名書凡二百廿五卷而舊唐書則後唐劉昫所著

唐高祖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凉士元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仕隋爲太原留守進爵爲王尋卽皇帝位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

高宗 名治太宗九子

中宗 名顯高宗七子 附武曌高宗后

睿宗 名旦高宗八子

元宗 名隆基睿宗三子

肅宗 名亨明皇三子

代宗 名豫肅宗長子

德宗 名适代宗長子

順宗 名誦德宗長子

憲宗 名純順宗長子

穆宗 名恒憲宗三子

敬宗 名湛穆宗長子

文宗 名涵穆宗二子

武宗 名炎穆宗五子

宣宗 名忱憲宗十三子

懿宗 名漼宣宗長子

僖宗 名儇懿宗五子

昭宗 名曄懿宗七子

哀宗 名祝昭宗九子

唐高祖 在位九年 號武德

唐高祖李淵舉晉陽精兵掃除隋室席捲長驅擊夏楚降梁鄭滅燕涼俘仁杲芟武周剪黑闥皆秦王世民之功顧淫污宮掖設詐罔衆臣附突厥為掩耳偷鈴之計文靜世讓功臣也無罪致死士及德彝佞臣也寵以高官高祖行事皆不足有天下得天下者繇世民也向使高祖如文王建成如太伯世民如子臧推刃之釁何自而生乃泥立長之說忌世民之功容元吉之忌非高祖為之釀禍耶

行開元通寶錢

[illegible]

李元通舞劍

自刎

帝爲太原留守會天下盜起世民知隋必亡陰與劉
文靜謀舉大事帝未之知也欲以情告懼不聽令宮
監裴寂密選宮人私侍帝因酒酣告之帝大驚寂曰
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帝乃起兵○詐爲勅告
發太原等處民爲兵擊匈奴○與突厥相結寂等請
立代王改易旂幟以示之帝曰此可謂掩耳偷鈴○
劉文靜爲裴寂所讒劉世讓爲突厥所誣俱殺之○
宇文士及妹爲昭儀授上儀同封德彝以秘策干帝
遷內史侍郎○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忌世民譖請誅
之帝不許房元齡勸世民行周公事伏兵元武門射
殺建成元吉爲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
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與義
謀又無功于天下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奸謀者秦王
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
帝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爲皇太子○文王舍
伯邑考而立武王○曹宣公世子子臧方負芻之兄
宣公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沇
之以子臧賢欲立之子臧辭

放宮女
教射殿廷
面定功臣圖
臣
弘文館
除笞背刑
死刑五覆奏
正鑑
不鑑

唐太宗在位廿三年號貞觀

唐太宗弱冠起義。躬親行陣。所向無前。史言除隋之暴。比跡湯武。良然。初封秦王。繼命爲天策上將。開館以延賓客。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即位。二十四人。輔天弘化。圖像凌煙。在朝蹌蹌。在野嗶嗶。甚至縱囚來歸。幾於刑措。乃推亦同氣。失教東宮。巢剌王妃生子。文成公主和番。何閣中多士。莫之匡救哉。然能以武撥亂。以仁勝殘。胡越一家。自古無有。迄今觀師古王會之圖。閱貞觀政要之册。未嘗不嘖嘖稱嘆也。

崔鴉死偶中
剪鬚和藥
張蘊古上太寶箴
馬周論事一字不可增減
嘗得薛仁貴
敬德富不易妻
魏徵獻陵之對
虞世南五絕

十八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蔡允恭。薛元敬。顔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房元齡。魏徵。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虞世南。張公謹。程知節。張亮。侯君集。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帝親錄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還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來秋悉如期自詣無一人亡匿者。帝皆赦之。○太子承乾。以養刺客被廢。○元吉封巢剌王。妃楊氏。帝寵之。生皇子明。欲立爲后。以魏徵長孫之諫乃止。○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南蠻等歌舞矣。曰。胡越一家。自古無有也。○顔師古以諸國朝貢者多。爲圖以示後。乃作王會圖。○帝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夫欲盛而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因刺史問民疾苦

以身言書判取人

李義方比義府

紫髯戟鬚

許敬宗諂諛

唐高宗

在位卅四年號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

唐高宗賴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始頗類貞觀未幾溺情嬖媚甘蹈聚麀瀆亂人倫何至於此王后初忌淑妃寵召武尼入宮乃斷手足投酒甕后妃同受其慘而武尼竟立爲后非李勣許敬宗爲之慫慂耶遂良貶無忌殺寵笑刀之人猶用北門之學士天下大權悉歸天后中外雖曰二聖而帝竟若贅旒信哉雄奴懦不能守社稷矣太子弘酖賢又廢顯愛子且不保何況其他嗚呼女主之惡可勝言哉

推梨讓棗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百忍字以進

婁師德八蹋八拕

李善感鳳鳴朝陽

太宗命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太宗才人武氏名曌賜號娬媚娘太宗崩出爲尼帝見而悅之王后陰令其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蕭淑妃之寵帝大幸之拜爲昭儀未幾欲立爲后遂良堅以爲不可帝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何况天子帝意乃决于是貶遂良○武氏既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妃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武后深怨無忌令敬宗誣以謀反殺之。○李義府笑中有刀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元萬頃等密召入禁中參決政事人謂北門學士。○后稱天后帝每視朝后垂簾于後謂之二聖。○帝小字雉奴初太宗謂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太子弘數諫忤后后酖之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王方慶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帝曰自我作古可乎。◎新豐縣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旁有池周二百畝具龍鳳之形。禾黍之異武后以爲當名之曰慶山。

則天年號
嗣聖 文明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載初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證聖 萬歲
通天 萬歲
登封 神功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徐敬業起義
禱圖受疏
以僭擾義爲

唐中宗在位五年號神龍景龍○附武后僭位廿一年改國曰周號十九

唐中宗爲武曌所廢竄居房州久罹幽辱賴五王之力得反周爲唐易之昌宗既斬廡下郎當以大義數曌之罪賜之死而滅其宗庶足慰在天之靈乃不能聲討而曰母實生我其誰敢怨遂從容傳位復上顯號故不旋踵而韋后肆行敗度委事三思帝則點宮中之雙陸縱妖女之斜封信五狗而殺五王爲和事天子而已淫亂罔門逆謀旋起至遭毒身之慘嗟嗟既不能化母又不能制妻下愚不移中宗之謂歟

白馬寺主
狄仁傑奏毀
淫祠獨存其
四
孫可何嘗識
字
婁師德唾面
自乾
九月梨花
蘇味道模稜
桃李悉在公
門
蓮花似六郎
有狐媚賦
三無迷遠
葉悉忠上祭
條
歌十二篇

武后廢帝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召還東宮又七年○五王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崔元暐○張易之張昌宗皆私侍武后者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罪一殺王母罪二黜中宗而奪之罪三殺君之子三人罪四自立爲帝罪五廢唐宗廟罪六誅戮宗室罪七穢德彰聞罪八尊用酷吏毒痛四海罪九○帝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爲之點籌○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倚勢用事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三思耳目人謂五狗○崔湜鄭愔宗楚客帝命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景龍初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屬和時競豔之然皆狎猥佻佞無法比體

天星散落如

暴武三思屍

還五王追爵

唐睿宗在位三年號景雲

先天太極延和

唐睿宗不能討韋后之淫亂迨臨淄王一起即廢重茂而安社稷誠以子之功而立也臨淄既封為平王上有宋王為之兄東宮未屬賴劉幽求等苦諫宋王又固辭而平之儲位乃定夫宋王非即泰伯志哉泰伯不逊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平王不得為太子故有平王之大功不可無睿宗之早禪傳德避災其志固已決矣而不能盡釋萬幾以致太平亂逆閒變登樓智者豈如是乎

復斜封官

竝置經略節度使

始置十道按察使

武后廢中宗而立帝及改國號周廢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復位而崩太平公主等立重茂為帝臨淄王起兵討韋氏并誅其黨廢重茂請帝即位○帝將立太子以宋王長平王有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于是立平王為太子○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帝曰彗星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帝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傳位太子帝為太上皇一切大政猶決于巳後太平公主與元宗有隙遂與竇懷貞等謀廢立王琚等具言其狀元宗乃執懷貞等斬之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公主賜死于家○元宗既立嘗遺宋王書曰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之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後諸王繼薨宋王獨在帝更加友愛其薨也哭之慟追謚讓皇帝

[illegible]

焚珠玉錦繡

勤政務本樓

置採訪使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置太公廟

御樓觀燈大酺

置左右教坊

唐元宗在位四十三年 號開元天寶

唐明皇友愛兄弟。爲長枕大被。設五幄。建花萼相輝之樓。姚宋張韓相繼作相。寧自瘠以肥天下。漸致太平。未幾倚口蜜腹劍之奸。成羅鉗吉網之酷。殺三子。納子婦。寵安祿山。使其出入禁中。拜楊貴妃爲母。結綵荷合爲錦繡大襁褓。裹赤心兒。以綵輿舁之。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以縱其歸。致漁陽燹起。黃屋蒙塵。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劍門道上。鳥啼花落。無非悲悼。悔何及歟。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姚崇救時宰相　盧懷仁伴食宰相　鄭虔柿葉肄書　王鉷聚斂　張顛兎白　安祿山僭元聖武元二年　子慶緒僭元載初天成天和元二年

開元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不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吉溫羅希奭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時謂羅鉗吉網○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賜死○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歲賜錢百萬爲脂粉費兄銛以上柱國門列戟國忠遥領劍南五家第舍聯亘擬宮禁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家車騎皆從家別爲隊家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安祿山腹垂過膝上戲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天寶九年賜爵東平郡王兼領三鎮十四年反于漁陽僭稱雄武皇帝國號大燕河北郡縣皆風靡帝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遂幸蜀謂侍臣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處處山青無非助朕悲凄

第五琦善理財

雷海青擲樂器于地

李泌衣白山人

誦黃臺瓜辭

唐肅宗 在位七年號至德 乾元上元寶應

唐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乃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何多失德也聽李泌遠引衛山郭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宮人武士爲菩薩金剛而日月食之變不聞修省節度由軍士廢立反授以節鉞承襲故江淮雖平思明雖殺而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仍亂於外張后越王兗王之殺忽亂於內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而國祚尚存天其未厭唐德乎

郭子儀克復兩京

李峴直言

史思明僭元應天順天凡三年

子朝義僭元顯聖凡一年

明皇避難至馬嵬驛，陳元禮等以禍由楊國忠，殺之，又請誅貴妃。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縊死貴妃。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明皇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太子至靈武即位。○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李泌諫之，乃刻乾樹雞爲子，擲之不響，良娣以是怨泌。○張后與輔國譖殺太子倓，又言上皇與外人交通，脅詔劫遷西內。○上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置道場于三殿，以宮人爲佛菩薩，以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平盧節度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爲節度，朝廷許之。○江淮都統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史思明初黨祿山，後降，復反，僭稱應天皇帝，國號燕。○已而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殺之。思明亦爲其子朝義所殺。後朝義之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縊死。○楚州牙將高幹殺刺史李藏用。河東兵亂，殺節度鄧景山。朔方王元振作亂，子儀平之。○后怨，欲殺輔國，輔國使程元振逼后下殿，帝驚悸而崩，遂殺后及越王兗王。

漕運推劉晏君首

郭子儀自耕百畝

唐代宗在位十七年號廣德永泰大曆

唐代宗殺李輔國削程元振縊魚朝恩誅元載亦英毅哉。李郭懷恩輩與帝少同患難者也何即位後因元載不容匿泌於江西子儀功蓋天下平時置之閒處有事則召之致懷恩六罪白訟作怨太原、帝之待功臣多未得其當矣。尤可笑者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宰章敬寺賜孟蘭盆。而胡尧封公。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旋爲節度。擅殺兵馬者即與刺史紀綱大壞不能復振非肅宗開於前。代宗繼於後歟。

魚朝恩判國子監

二

朱泚獻貓鼠同乳

帝謂李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吐番入寇上幸陝州長安剽掠一空子儀閒廢日久至是命鎮咸陽以禦之吐番劝遁○僕固懷恩戰功無比為人攜陷憤怨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遂稱兵反○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李懷玉逐侯希逸詔懷玉為留後朱希彩殺李懷仙命希彩知留後李希烈逐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泚權知留後詔以泚為節度李靈曜殺孟鑒詔以靈曜為刺史○子儀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奏之上子儀囚曖入待罪帝曰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郇模獻三十字一字寓一事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苦監請罷諸道監軍也他字率類此

楊炎作兩稅賦

築奉天城

醉人爲瑞

劉晏常平鹽

陽城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唐德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興元貞元

唐德宗有削平藩鎮之志但志大而才小不能成大事而任楊炎盧杞爲相好貨斥賢以名稱王借帝之亂如奉天走梁州乘輿播遷時倘有陸贄諸賢苟痛除前過共謀新圖庶幾太平有日乃還宮以來刻意聚歛李兼爲月進韋皐爲日進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疑晟燧渾瑊關外之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藩鎮强而王室弱宦官寵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畔帝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豈其然耶

李希烈僭元武成凡四年朱泚僭元應天天皇凡二年

宮市自望

椰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望祀八桂學士

括富商錢括僦櫃質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稅茶等法○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平盧節度李希烈反僭稱帝國號楚其將陳仙奇殺而獻之○涇原節度姚令言兵亂帝幸奉天令言奉故盧龍節度朱泚為主僭稱大秦帝尋改漢李懷光李晟合兵討之泚遁其將韓旻殺而獻之懷光欲見帝言盧杞奸佞不得入見怨望久之亦反帝奔梁州馬燧討之懷光縊死○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好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西有月進之人韋皐在西川有日進之人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裴延齡日短陸贄于上貶贄為忠州別駕○李晟馬燧渾瑊良將也相張延賞則疑之○上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刻責贄曰今日之事皆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往問疾子儀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其周慎如此

丕宅傅投叔文主朞可

陸淳有功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

唐順宗在位一年 號永貞

唐順宗爲太子留心藝術善隸書從幸奉天朱泚逼廹帝乘機拒戰德宗權歸宰相人不敢言帝從容論諍每多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其福及即位以風瘖未愈制出帷中追陸贄陽城免天下諸色逋負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皆政之善者故順宗之八月愈於德宗二十五年也不幸嬰疾政在二王而八司馬之黨交搆縱橫人情噂沓乃從韋皐之請傳位冢嗣以安社稷不亦賢乎

杜黃裳請太子監國

二王貶竄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聞詔先卒○賜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閒廄使押之以供時狩者○帝居深宮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而王伾王叔文最用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昭容轉相交結外則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號八司馬黨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韋皋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遠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裴均河東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皋同而邪黨震懼帝遂傳位太子○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杜黃裳不得入相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唐憲宗 在位十五年 號元和

唐憲宗發憤爲雄志平僭叛所向有功任用高崇文李愬并度垍藩絳諸賢各稱其才中興之名於斯爲盛顧晚節不終竟罹弑禍咎在信宦官喜進奉崇異端而已夫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此吐突承璀所以親也數進羨餘以供其費此程异皇甫鎛所以相也好神仙迎佛骨此柳泌所以官韓愈所以貶也未幾金丹藥發燥渴病生爲陳弘志所弑諱言暴崩旣不能享長生之樂而身罹不測求仙媚佛亦何益哉

柳宗元梓人傳

郭橐駝種樹傳

白居易香山九老

西川節度劉闢反命高崇文將兵討之擒送京師○
鎮海節度李錡反張子良擒送京師○成德節度王
太宗不奉詔命吐突承璀討之并誘昭義節度盧從
使執送京師○彰義節度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
包領軍務縱兵侵掠李愬襲蔡州雪夜擒之檻
送京師郵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
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裴垍竭誠輔佐帝問爲理之
要何先垍對曰先正其心李藩位平章會河東節度
王鍔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鍔可兼宰相藩遽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失色曰不
可宜別爲奏奈何以筆塗詔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卒寢其命李絳嘗以盛暑對延英帝汗浹衣
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瀰人意
與卿談天下事固朕樂也○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
言天台多靈草拜台州刺史○迎佛骨至京師韓愈
切諫貶潮州刺史○白居易作樂府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拜翰林學士

唐穆宗在位四年 號長慶

李愬素服流涕

裴度有將相全才

唐穆宗誅李直臣用李聽復韓愈免欠錢庶幾知要矣但忍父之仇而徒以口體悅母可謂孝乎今日幸清華明日畋驪山何遨遊無度也聽蕭俛段文昌無故起銷兵之議致幽州成德相繼告亂朱克融史憲誠王庭湊跋扈不恭當誅者赦之使雄藩目無天子裴度元臣宿望既留守輔復罷僕射此何爲者元稹李逢吉詎知天下事由是再失河朔不能復取徒信方士餌金石藥以至疾作何前車不鑒復蹈故轍哉

牛李之怨愈深

李德裕宗閔各分朋黨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牛僧孺請赦之。○將軍李聽有良馬。帝爲太子時求之不得。帝曰李聽不與朕馬是以可任。遂用之。○復韓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語曰此尚欲燒佛骨。何可犯耶。○幽州軍亂因節度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詔爲平盧節度。○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田弘正。自稱留後。詔爲成德節度。○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魏博將史憲誠殺節度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詔留裴度輔政辤罷爲右僕射。○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稹長于詩與白居易並名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之樂府宮中呼爲元才子。○李逢吉同平章事。結交于守澄勢傾朝野。○帝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爲節度。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麗落逼御史

崔發撈曳中使

唐敬宗 在位二年 號寶曆

唐敬宗甫立二年酒酣遇弒亦可悲矣知裴度之賢誣謗盈耳不為動搖用之為相如諫幸東都諫索勅使皆悅從之復厚待韋處厚李絳李德裕雖八關十六子附麗用事不害諸賢之進假令天永其年未始不可望治也奈遊幸無常比昵群小西頭之勢重於南衙夜獵擊毬禍生滅燭嗚呼敬宗弒絳王立絳王殺江王立兩日之內宦官凡三易主而裴度身為上相置若罔聞賢者如此況其他乎。

裴度失印

張權輿諫幸驪山

裴度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雖年少，悉察其誣謗，以爲同平章事。○帝欲幸東都，度諫而止。○朱克融執賞勑使，帝欲索之。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帝從之。未幾克融果被殺。○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帝優荅之。○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棲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時宦官放恣，高元祐曰，今西頭之勢，重于南衙，樞密之權，過于宰相。○帝最好擊毬，夜獵還宮，與宦者廿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弑帝于內室，遂矯稱帝旨，立絳王悟。王守澄等弑之，立江王涵，是爲文宗。

罷宮人放鷹犬省冗食

李德裕等謫逐

唐文宗在位十四年
號太和開成

唐文宗深知兩朝之弊恥爲凡主枝殺陳弘志配死王守澄天下快心劉蕡雖直言下第而戒宦官勿衣羅縠其志亦銳乃不商於忠賢之宋申錫而欲使鄭注李訓以消積蠧知其必無成功也甘露之變用甲兵於殿城天子震驚千門流血公卿要領入於刑餘之手而帝卒受制家奴終其身徒有赧獻之比涕泣之悲不敢言及宦官以至仇士良等矯詔廢立爲禍益烈其君道可知而周墀以堯舜讀之鄙矣

杜牧罪言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元和以來宦官日橫帝親策制舉人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竟下第物論囂然曰劉蕡下第吾輩登科能無厚顏○鄭注李訓等謀誅宦官適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等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驚走詣上告變金吾兵登階縱殺宦官士良等命禁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與民估販在中者數千餘人○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但飲酒求醉一日問周墀曰朕方前代何主墀曰堯舜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者何如赧獻耳夫赧獻受制强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不復視朝○士良等以太子立不由己譖殺之而立瀍爲皇太弟是爲武宗○魏州軍亂殺節度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詔以進滔爲魏博節度興元軍亂殺節度李絳盧龍將楊志誠逐節度李載義詔以志誠爲留後○時宦竪擅權縉紳道喪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作別墅其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波激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樂

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杜悰得大臣體

唐武宗在位六年 號會昌

唐武宗首任李德裕國之大本已定慶越尋常萬萬矣夫肅代以降內莫甚於奄侍外莫大於藩臣自德裕相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不但駕馭藩臣亦且善制奄侍故士良去謂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若讀書親近儒生則吾輩疏矣帝能力除浮屠盡髮天下僧未幾築望仙受法籙或爲叡授先生或爲崇元學士闢佛信道仍歸異端金丹疾發猶信以爲換骨竟成不諱豈非自貽伊戚耶

李德裕陳出征之弊

李中敏判詼

序

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略帝任之言聽計從唐室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即位貶爲崖州司戶參軍尋卒後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讎可乎既久又夢綯懼因言于帝得以喪歸初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江南人爭往汲之水斗三十千奸人他汲以相欺昧德裕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令塡以絕妄源詔從之時憲宗方迎數百歲人周息元于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昭義節度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德裕言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潞詔諸道討之後稹之黨郭誼殺稹以來降德裕言于帝曰劉稹拒命皆誼之謀今賣稹以求賞不殺之無以懲惡帝命斬之德裕復面諭三鎮由是一鎮不敢有異志○築望仙觀于禁中以道士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道士劉元靜爲崇元館學士

唐宣宗在位十三年 年號大中

諸刺史毋得妙徙

帖李行名于殿柱

唐宣宗立爲皇太叔夙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即位謹於節儉惠愛民物書貞觀政要於屏焚香盥手以讀章奏對羣臣如賓客無惰容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威懾傒佮而刑羅祝明察沉斷用法無私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謂之小太宗然鄭太后暴崩遷四王出廟何爲獨虧未本耶裴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直至餌藥疽發之後密以子之非次托孤宦寺亦何濟哉

帝臨御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帝曰憲宗有志復河湟今克成先志矣○樂工羅程有寵殺人衆工求免死帝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殺之○祇漢貞寵冠諸優干預政事流之天德軍○帝疑憲宗之崩郭太后預謀郭之暴崩或曰帝弒之○李景讓言穆宗乃陛下之兄敬宗文宗乃兄之子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以是遷四主出太廟○帝餌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密以弟三子夔王滋爲宦官王歸長等輔立之中尉王宗實殺歸長乃立鄆王宗○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刺杭州帝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一理人綯曰詩人托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帝曰且令往試觀之

懿宗識器軍之亂

令狐綯號白衣宰相

唐懿宗在位十四年號咸通

唐懿宗溺愛同昌嫁葬無度循其小者而任其大韋保衡及路巖爲相遂至中官擅權四方盜起軍逐其帥民逐其主於斯時也天下殆哉龐勛造逆毒徧中原康承訓李國昌共討平之最爲有功反爲牛頭黨所譖是信姦讒之輩疎忠直之人帝之釀禍譬揚火也復加薪焉禍豈有止耶彗星三尺指以爲瑞其愚更甚迎佛骨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即晏駕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不益信哉

帝紀不誣信哉

賊出符見之死亦無愧不斁月而以殘毒肆衆來禍乃更

端笏守柱此罪豈三人者以爲議其聞實其過者自曰

蘇諸之譁撼忠直之人帝之醜禍畫指火也雖亦淺語

國容國吕共討平之最爲有功反爲中宦所黨者是信

遂其主於夢殺也天下紛然嘵聞蹤遊畫龍中宦康求

從及宗議爲相遂王中宮禮非同者爲此紀始誣而其

唐懿宗翊愛同昌嫁甚無度溺其小者而任其大幸偉

唐懿宗年號咸通在位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非林[illegible]辛[illegible]心行[illegible]滌至十[illegible]

軍[illegible]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享光[illegible]十[illegible]速共軸[illegible]李[illegible]

漢其浦。浙東[illegible][illegible]甫成[illegible]象山宮軍屬[illegible]

京北廿韋治諸[illegible]向米李林[illegible]府無[illegible]發八[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由[illegible]西川出[illegible][illegible]人門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然。辛[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二人[illegible][illegible]又有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巳[illegible][illegible]宮二十館人[illegible][illegible]宗族三門[illegible]人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關[illegible]自水以金[illegible]為之公干辛帝[illegible]

帝[illegible]開昌公走[illegible]宮中[illegible]西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期[illegible]

幸安國寺設萬人齋

韓愈上疏諫表佛

帝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以爲嫁資賜第窓戶皆飾雜寶幷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公主卒帝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宗族三百餘人下獄物議沸然○韋保衡路巖二人勢傾天下人謂之牛頭黨○路巖罷相出鎭西川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自京兆尹薛能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慚○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徐州軍亂逐其節度温璋光州民亂逐其刺史李弱翁○桂林戍卒龎勛作亂衆至十萬康承訓朱邪赤心共討平之賜赤心姓名李國昌○彗星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含譽瑞星王大喜請宣示中外帝從之○迎佛骨至京羣臣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上降樓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陞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勑使墓戶○陝州觀察崔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崔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illegible]保衛忍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西市戲迎[illegible]

唐僖宗 在位十五年號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唐僖宗專事嬉遊內誇擊毬狀元務忠拒諫盜起民愁黃巢破長安車駕遷巴蜀賴李克用鴉軍神武滅巢回鑾倘加以上將委之重任事尚可圖也奈何有復唐之大功朱全忠輒欲殺之赴訴朝廷兩無予奪致克用之怨不伸全忠之惡益肆帝復倚任北司至呼田令孜爲阿父縱其驕橫克用引兵問罪劫駕再奔秦鳳寶雞播遷無地天下莫不痛心嗟乎令孜雖流復恭又出全忠更熾唐亡可立竢矣。

黃巢僭元金統凡五年

李克用獨眼龍

秦宗權僭稱帝

帝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忠諫臣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等○黃巢善騎射任俠屢舉進士不第與王仙芝同作亂仙芝敗巢自稱衝天大將軍入長安帝走興元巢僭稱大齊皇帝李克用引兵奮擊大破之收復長安巢衆潰盡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克用兵皆衣黑號鴉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巢將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必敗遂以華州降賜名全忠○克用至汴州全忠饗之克用走還前後八表請全忠陰狡稱賊他日必為國患乞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部兵討之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不能平○宦者田令孜驕橫克用表請誅之詔和解焉克用不服引兵逼京師令孜夜奉帝出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因數其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劫帝如寶雞至興元自爲西川監軍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及克用追逼乘輿削令孜官爵流瑞州帝還長安

唐昭宗在位十五年號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唐昭宗當積亂之時天子徒存其名克用力臣二難再存唐室使信任不疑則太原之勢常重而三鎮諸奄猶未敢肆害也孰意始有闘十六宅之變韓建藩臣也而諸王盡殺矣繼有幽帝少陽院之變劉季述奄奴也而畫地數罪矣崔亂召全忠討誅季述而韓全誨又劫帝西幸乘輿復返而全忠又劫帝東遷帝泣謂侍臣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之數語也聞者悲之

李克用來叛

一緣詐按

董昌僭稱帝

靖難節度王行瑜鳳翔節度李茂貞同華節度韓建各稱兵犯闕帝幸石門○韓建與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帝與崔胤密謀欲盡誅宦官季述乃引兵入以所持銀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遂囚之少陽院鎖門錮之矯詔立太子裕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等帝復位時全忠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表請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中尉韓全誨等引兵劫帝如鳳翔全忠進攻鳳翔茂貞出戰累敗帝及從官皆凍餒于是茂貞殺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帝門為解是時全忠遍帝自為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謂其忠未幾復殺崔胤遷帝東徙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今不復為汝主也見何后泣后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時從遷洛陽者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輩二百餘人行至穀水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盡殺而代之自是帝左右皆梁人全忠遂行弒焉

柳璨不四年爲相

下李振婦臯

唐哀帝在位三年仍號天祐

唐哀帝踐祚止以舊號紀年舉朝狗苟無有敢言之者致全忠恣行無忌將德王九人悉縊殺之投九曲池中復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使爲濁流役人如草芥視君如孤豚欲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胡可得哉全忠初弒昭宗佯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濟陰之弒何竟安然爲之全忠之罪上通於天矣前揚涉身爲宰相亟持璽綬詣大梁以覗殿下之孫供奉能不愧死耶

貪國賊璨

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司空圖

哀帝

德王九人皆昭宗之子○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謂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遂殺裴樞等于白馬驛○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禪代之後子母生全○帝下詔禪位于梁遣楊涉等奉玉冊傳國璽詣大梁涉子凝式言于涉曰大人為唐宰相國家至此不為無過況手持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累日○

初昭宗有猴善拜跪號孫供奉全忠篡位令朝賀猴望見全忠於卽號哮不拜全忠惡而殺之○司空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昭宗屢徵不起柳璨以詔徵之圖詣闕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于是下詔還山有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趍朝參常為人作碑得絹數千匹圖置之虞鄉恣市人取一日而盡時泛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唐亡圖不食而卒

天雄軍今北直大名府統七州曰博魏相衛磁洺

成德軍今北直真定州統六州恒定易趙深冀

盧龍軍今北直順天府統九州幽薊營平涿莫檀嬀瀛

平盧軍今山東青州府統十二州淄青齊海登萊沂

附唐藩鎮

天雄 田承嗣，廣德二年，爲節度使，卒，姪悅嗣，弟緒殺之自立，卒，子季安嗣，卒，子懷諫幼，衆推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子布嗣，史憲誠殺之自立，憲誠又遇殺，衆推何進滔，卒，子弘敬嗣，卒，子全皞嗣，衆逐之，推韓允中，卒，子簡嗣，樂彥禎殺之自立，衆逐之，推羅弘信，卒，子紹威嗣，梁開平四年滅。

成德 李寶臣，寶應元年，爲節度使，卒，子惟岳嗣，王武俊殺之自立，卒，子士眞嗣，卒，子承宗嗣，卒，弟承元嗣，王庭湊殺之自立，卒，子元逵嗣，卒，子紹鼎嗣，卒，弟紹懿嗣，卒，兄子景崇嗣，卒，弟鎔嗣，爲衆所殺。

盧龍 李懷仙，廣德元年，爲節度使，朱希彩殺之自立，希彩遇殺，朱泚代之，泚入朝，弟滔代之，卒，劉怦代之，卒，子濟嗣，子總弑之自立，入朝，張弘靖代之，爲衆所囚，推朱克融，衆又逐之，推其子种，李載義殺之自立，嗣後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直方、周綝、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可舉、李全忠、匡威、匡籌，逐殺不常，劉仁恭

州曹濮兗鄆

橫海軍今北直河間府統滄景德棣

宣武軍今河南歸德府統汴宋亳潁四州

彰義軍今河南汝寧府統申光蔡三州

昭義軍今山西潞安府統澤潞邢洺磁五州

代之再傳滅

平盧　李懷玉永泰元年逐其節度侯希逸而代之賜名正己卒子納嗣卒弟師古嗣卒弟師道嗣爲其部將劉悟所殺

橫海　程日華興元元年爲節度使卒子懷直嗣衆逐之立其從兄懷信卒子權嗣入朝李全略復反卒子同捷嗣拒朝命伏誅

宣武　劉元佐建中二年爲節度使卒子士寧嗣李萬榮逐之自立卒子迺嗣爲鄧惟恭所執

彰義　吳少誠貞元二年殺其節度陳仙奇而代之卒弟少陽殺其子自立卒子元濟嗣爲李愬所擒

昭義　劉悟元和十四年爲節度使卒子從諫嗣卒弟之子稹嗣爲其謀主郭誼所殺

以上八鎮自安史之後叛以襲狀大曆貞元間其害滋劇迄于唐亡不爲王土

禮樂

明皇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敎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子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羯鼓本戎羯之樂、其聲焦殺特異、開元廿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明年、安祿山反、諸州皆陷吐蕃、

選舉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兵制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為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耕于野、而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于是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諸戲、及安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於是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于天下、此方鎮所以不得不强、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此唐兵三變之大

略也、

五行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韉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効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皆服妖也、

食貨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瘠、人有死徙者、倍牛買賣各有限制、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稅斂之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外戚及于學生從士義夫節婦皆免課役水旱霜蝗所免租庸調各有差此高祖太宗致民殷富之大略也

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變易貧富升降不實而國家後費無節且盜起兵興須財益急租庸調法弊矣于是代宗時始計畝定稅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斂加斂者以枉法論議者謂祖宗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法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等叛于是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

刑法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曰笞杖徒流死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　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考其推心惻物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勵精爲政二十年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輕或重徒爲繁文不足以示後世矣

藝文

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

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元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命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凡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仍遣使括訪江淮間。文宗時，復以侍講鄭覃言，詔秘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迨黃巢之亂，存者復尠。至昭宗播遷，蕩然無遺矣。

甲部經類十一：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

不著錄一百十七家。乙部史類十三。一曰正史。二曰編年。三曰僞史。四曰雜史。五曰起居注。六曰故事。七曰職官。八曰雜傳記。九曰儀注。十曰刑法。十一曰目錄。十二曰譜牒。十三曰地理。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丙部子類十七。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縱橫家。七曰雜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十曰天文。十一曰曆算。十二曰兵書。十三曰五行。十四曰雜藝術。十五曰類書。十六曰明堂經脈。十七曰醫術。凡著錄六百九家。不著錄五百七家。丁部集類三。一曰楚辭。二曰別集。三曰總集。凡著錄八百十八家。不著錄四百八家。

高祖竇后

后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烈女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及隋高祖受禪。后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父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

不令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焉

河間王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俘其衆諸將請坑之孝恭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所至輒下　奉命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杯水忽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祏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隱太子建成

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宮以爾固讓故成爾美今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吾欲令爾還洛陽自陝以東悉王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泣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上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王還洛必反宜勿遣事遂寢未幾王鱉建成蓄建成自留之云云

巢剌王元吉

秦王有大功而太子建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亦喜亂欲并圖之乃搆于太子曰秦王功德日盛為上所愛殿下雖太子位不安請為殺之太子初未忍元吉數諷訐之時榮九思為王記室作詩刺之有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之句而元吉弗悟也事果敗

霍王元軌

元軌好讀書善射尤有識略嘗以計走突厥于定州太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于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王嘗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元平元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祖起義主居長安紹謂曰尊公有大舉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君行矣我自為計紹既發主乃散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應帝于

道蕐平諸劇賊，略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鎮關中。壽會秦王于渭北，已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時號娘子軍。武德六年薨，葬，詔加鼓吹。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器也。主身執金鼓，參佐命，古有是耶？幸用之。

屈突通

通故以清節著。秦王西入，通率兵援長安，為劉文靜所破。或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以死報國耳。居恒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情為之感動。通既勢蹙，高祖遣其家僮名通，通立斬之。其子壽復為文靜將竇琮所獲，琮縱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讐也。命左右射之。京師已陷，人無固志，通知不免，乃下馬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敢負陛下。遂被擒。已見帝，帝曰：忠臣也。厚遇之。通仕隋勤正，犯法者雖至親無所假。從弟蓋為長安令，亦嚴執。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

劉文靜

文靜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吒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是豪英所資也。高祖鎮太原，文靜知其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俄坐李密姻黨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大事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亟，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秦何。王曰：安知無人，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直欲與君共大計耳。遂相與定謀。文靜進策秦王曰：今上南幸江都，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匿山澤，動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攘大呼，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立致。加公府兵數萬，第下一令，誰不願從，鼓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文靜更因裴寂以交于唐公。寂以宮人私劫公，皆文靜謀也。唐公踐天子位，擢文靜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

王導所謂太陽脩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位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駮、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訊、帝用裴寂言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秦瓊

瓊字叔寶、以字行、始爲隋將來護兒帳下卒、叔寶母喪、護兒弔之、吏惟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已歸王世充、爲龍驤將軍、與程齩金計曰、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于是同降高祖、嘗賜瓊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從征世充建德黑闥、累戰必克、進上柱國、每臨敵、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誇衆、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之萬衆中、靡不如志、程齩金、即程知節、

李靖

靖字藥師姿貌魁奇通文史有將畧微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談兵輒歎曰可語孫吳者斯人也楊素見而奇之自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牛弘亦以爲王佐才高祖擊突厥靖時爲馬邑丞察其有非常志輒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已高祖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力爲請乃得釋大用之

李勣

勣善用兵能料敵應變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而持法嚴故人用命臨敵選將必其奇厖福艾者或問故荅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病將革名弟弼謂曰我即死欲有言吾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付汝汝可愼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未幾子敬業起義夷族

李綱

安叱奴者舞工也高祖官之散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

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姚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褻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開府此有國之鑒戒陛下新造王業功臣賞未及遍高才猶伏草莽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墀恐非貽厥孫謀之道帝不納

傅奕

武德初奕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教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歎嚇庸愚于是有身陷大惡而猶于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倖免者今天下僧尼十萬陛下若以十萬之衆令相夫婦十年孳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其利寧有既乎帝下其疏議時蕭瑀進曰佛聖人也奕非聖非法請誅之奕曰佛逆父出家瑀非出空桑乃尊其教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荅但合掌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是奕議奕卒時年八十五方其病也未嘗問醫一日醉臥忽蹶然悟曰吾死矣夫即自爲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歐陽論

高祖時詢爲給事中貌寢而工書初彷王羲之法後乃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帝嘆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輒返如此者十數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癖嗜如此詢子通書亞于父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苔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通晚自矜重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輒書

許亂宗

亂宗者精醫術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母病風不能言醫告術窮矣亂宗至曰餌液不可進請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人或勸其著書苔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效速今人不善脈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卽一藥偶中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脈妙不可傳虛著方劑無益

崔信明

信明生于五月五日日方中長而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驁倨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褫投諸水引舟去

尉遲敬德

敬德名恭以字行初從劉武周武周敗同尋相歸國已尋相叛諸將併疑敬德請殺之秦王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爲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介智膽我終不以浮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如必去者以此爲資是日王與王世充戰驍爲將單雄信所窘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王出王顧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敬德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叢刺之不能傷也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慚服

王珪

珪事太宗，多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姬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已明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爲是耳。帝自失。　珪微時，與房杜善，珪母李，頗有人倫鑒，嘗謂珪曰：兒必貴，然不知所與遊者何人，試與偕來。會房元齡等適過其家，李闚之，大驚，勑具酒食，懽盡日，喜曰：二客公輔器，汝貴不疑。

薛收

收與族兄德音、從兄子元敬，才名相埒，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鶵。是時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每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蓋收與元敬俱爲參軍，直記室，故稱小記室。

馬周

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窾綮。帝每曰：吾頃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

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帝親詔上藥視護且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悉取平日奏稿焚之曰管晏暴君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既卒帝思之甚至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容

劉洎

太宗嘗好持論與公卿言事必往復詰難洎諫曰帝王與凡庶聖哲凡庸等級遼絕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陛下卽降慈旨假柔顏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詞援古而逆其議哉且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帝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

閻立本

立本敏善畫太宗嘗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池上詔之詔侍臣賦詩而召立本侔其狀時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立本至俯伏池頭研吮丹粉望諸侍臣慚悵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終不能罷也已入為右相會姜恪以戰功擢左相一時遂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虞世南

世南虞荔子與兄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積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櫛沐文章婉縟雅慕僕射徐陵世基文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俱名重當世議者方之二陸先在煬帝時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初世南嘗學書于浮圖智永精其法遂為世寶云

長孫無忌

貞觀中帝嘗從容謂無忌曰人苦不自知公宜而攻朕失朕當先評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于心劉洎學正不轉然諾能自補闕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任

足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于古人罕得其匹然總兵攻戰非所長也諸臣皆頓首謝

呂才

貞觀初上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其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其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共命若胎而夭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達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尫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于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于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

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絕三不驗後魏孝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是父而孝文受其父禪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當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簒逆五不驗

其葬篇曰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後代以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防禁售其術附妄憑妖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小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今法葬家多取乾艮

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按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
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早晚
也鄭鄉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于是司墓大天室當柩
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
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
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
已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
父母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
葬可犒也夫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若敖絕嗣于
荆不聞葬得凶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
姓為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
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
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
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後否者子文為
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于士師彼家墓已定而不改
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于
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妄期徼幸于是相塋壟希
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

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谷那律

律淹識羣書褚遂良重之稱爲九經庫嘗從太宗出畋遇雨沾漬帝問曰油衣若爲可無漏律對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嘉其直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讖言唐中弱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人且在宮中矣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及于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用其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于占候若有鬼神相之非學可致人莫能測也

裴行儉

行儉有人倫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才名甚籍或引示行儉儉曰士先器識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

爵祿者，炯稍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死。已一一驗。

薛仁貴

仁貴起自耕農，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盍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自是每戰輒捷，位至領軍大總管，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突厥入寇，召還擊突厥，師至象州，虜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何紿我？仁貴為脫兜鍪見之，虜相顧驚，下馬羅拜，尋解遁去。仁貴每戰必白袍以自標。一日與宴內殿，帝謂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時九姓衆十餘萬寇邊，先遣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虜氣懾，悉降潰。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是遂衰。

員半千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衆未對，半千進曰：古以星宿孤虛為天陳，山川向背為地陳，編伍彌縫為人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陳也。

之食約費且戰且耕古地利地陳也羣三軍士刻子爺
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陳也帝曰善半千歷事五君清白
一節以山水自放遊堯山樂之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上官昭容

昭容名婉兒性聰警善文翰中宗昵之羣臣章奏無不
與聞與武三思通故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嘗數引
名儒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帝后及長寧安樂二主作大
都昭容代也又爲差第羣臣所作已乃營外宅與崔湜
亂引湜知政事而穢夫求厠職者爭候門下矣臨淄王
入斬之闕下

蘇頲

瓌頲父子相繼爲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世李嶠蘇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頲父對掌書命
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略等故人
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副
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自後遂爲故事

張易之

易之昌宗兄弟也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傅朱粉衣紈

綺出入禁中寵震天下朝貴爭造其門號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后每宴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淫蠱顯行無復羞恥時諂附者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爲媚

狄仁傑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兵踰月不及千人而廬陵王代之一呼輒五萬大較可知矣今欲嗣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夫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姪寧祔姑于廟乎后乃感悟即日迎歸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至泣下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安金藏

睿宗爲皇嗣時有誣以與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伏太常工安金藏大呼曰公不信吾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遂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納腸，就桑皮線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賴爾忠以免。當是時，朝士咸高其誼。神龍初，金藏葬母，親營石墳，晝夜弗息，廬墓側，甘泉忽湧，李亦冬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明皇以付史官。

武攸緒

攸緒，則天后之兄子，好易、莊子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擅制，前後累封王，俄固辭。后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為。攸緒結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及王公所遺鹿裘素障，至塵積不御。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肯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嘗以禮聘迎之，將至，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入，舍人贊就位，攸緒竟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為之歎息。俄而諸武禍及，攸緒獨超然。

武平一

平一以博學聞仕兼修文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祖日學士大集請與平一言經崔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至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遷問曰齊桓楚莊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崔謝曰吾不知吾能知乎平一條其始末具悉崔乃曰吾請北面一坐大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顔師古漢書注作指瑕以擿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嘗以事斥廢客劍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閣序將以誇客因郎常出紙筆遍請客莫敢承至勃亢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

一字、勃兄勮弟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勃與
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嘗
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爲然、勃以省父渡
海、溺悸而卒、時年二十九、

駱賓王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
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文出
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
在、矍然曰、誰爲此、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鄰可以企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
于盧而不滅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
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
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巖孤峰、壁立萬仞、濃雲
鬱興、震雷勃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駭矣、閻朝隱、如
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類之風雅、堅問
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

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濃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袁天綱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爲女當作天子高士廉嘗問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濟俄有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婁師德也

索元禮

元禮性殘忍武后將除異己者元禮揣知旨即上書告急變因爲制獄作鐵籠籠囚首加以楔囚或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于頭訊

一四必牽迎至數百所是來俊臣周興遂起後並受
賕下吏吏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乃服死獄中

來俊臣

俊臣與朱南山輩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鞫囚必注醯于鼻掘地爲牢寢以匽溺又作大枷十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爲諸武所構詔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其目擿其肝醢其肉須臾立盡仍以馬蹀其骨無孑餘

周興

興俊臣黨也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郭弘霸

弘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四其御史按刺史李

思徵極慘毒思徵死爲厲竟自披刀剖腹死是時大旱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任事否郎中張元曰北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楊貴妃

妃字太眞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爲壽王聘而自內妃妃解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妃嗜生荔枝帝爲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變也妃嘗以譴還兄銛第是日比中仄帝尚不食怒笞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供帳酒饌百餘車送妃所帝喜賜力士御膳力士知旨是夕卽請召還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帝帝意動詔中人張韜光齎御食賜妃妃因韜光謝曰妾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上賜也今且死無以報卽引刀斷髮一繚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立召還過之如初馬嵬之阨以紫茵裹尸瘞道側其後帝密令中使治葬具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爲悽感流涕命工貌妃于別殿朝夕往必歔欷

宋景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諭月將大逆詔誅之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輒斬之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服天下帝愈怒璟曰必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粵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種種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為溢詞世競諂諛臣正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卒張嘉貞入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嘆息失聲也

張九齡

九齡侍明皇為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珪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賜實封又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仙客起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猶羞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納九齡既為林甫所危心危之適帝賜白羽扇乃獻賦以識意其末云

者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風之寒落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詔荅之卒罷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初安祿山自范陽偏校入奏九齡一見即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署其狀曰軍法若行祿山不容免死帝曲赦之九齡曰祿山有逆相留之恐為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為泣下乃遣祭韶州當是時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張嘉貞

宋璟罷相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一人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其風操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作詔以為相夜且半適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即擢同平章事還中書令子延賞德宗朝以西川節度使入相延賞子弘靖亦入相時號三相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明皇時堅以聚歛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通漕道乃壅渭爲堰絕灞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履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即以其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繢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則力士甆飲器茗鐺釜宣城則空青石綠始安則蕉葛蚺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

顔杲卿

杲卿守常山史思明攻之杲卿晝夜戰糧矢竭六日城陷遂被執賊脅降不應乃取其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活若子杲卿仍不應遂殺季明送杲卿于祿山祿山怒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天子何負汝而反吾世爲唐臣恨不殊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賊鉤

斷其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死、時同被執者、爲袁履謙、死時亦先斷手足、謙吐血噴賊面、賊臠之、杲卿既被害、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帝、爲賜祭葬、後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忽動、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明皇朝、獻賦三篇、帝奇之、拜胄曹參軍、因數上言、甫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贏服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頗見親待、而甫褊躁誕傲、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幾殺之、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爲謫仙人、言之明皇、即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帝一日坐沈

香亭有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數宴見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恚譖之貴妃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八人縱飲號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顔眞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王維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別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圖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俊佛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也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復見恒山中明皇時再以璽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璞推果生死懵然無識更名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益神之欲以玉眞公主降果果未言也果一日忽謂人曰諺言娶妻得公主平地生公府是大可畏人怪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辭還山詔可賜號通元先生尋尸解去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穹廬野獸皆驚及長忮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節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向臣求食旣蒙寵任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之故問曰皇太子何官帝曰我百歲後當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死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子拜必先妃帝怪之曰蕃人先母後父其權譎多類此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每乘驛入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舞帝前又捷疾如飛也帝為起第京師戒必極侈麗曰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塡卒亂天下

祿山旣為御史大夫勢遂與李林甫抗然心畏林甫每見未嘗不磬折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撿校則反手據牀曰吾且死優人李龜年每為帝學之帝輒大笑已見殺于子慶緒慶緒之為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

陽約爲兄弟請之出歃血盟而陰令軍中擐甲以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罪惟大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何足論若爲人子而殺父求位更何辭吾乃爲太上皇討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旣來矣宜賜死乃縊殺慶緒

張鎬

鎬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居恒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即杖策往醉即返語不及世務天寶末賊圍睢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逗留不前比至進而巡已陷鎬怒杖殺瀾鎬起布衣纔二朞而至宰相蓋望實致之云

張巡

祿山反楊萬石以譙郡降逼巡使西迎賊巡率吏士哭于元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賊圍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城屠潮妻子磔之城上潮忿甚合衆四萬薄城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入白曰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

矣、巡陽諾、明日爲設天子畫像于堂上、率軍士朝、人人泣下、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盡斬之、士心益感奮。衆賊聞睢陽、巡與許遠合兵固守、經數十戰、皆以寡敵衆無不一當千、圍既久、城中食盡、巡乃出愛妾、謂諸將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不以充士餧乎、乃殺妾爲大饗、坐者皆泣不下咽、巡彊令食之、時許遠亦殺其奴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弓膠、而士莫有叛者。

南霽雲還自賀蘭所、賊知援絕、攻益急、巡士皆病不能戰、巡乃向西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賊將尹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僅存三四、尋遇害。

巡既死、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胡孽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巡及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賊何足恨、恨遠心不可得耳、我死若有知、當不赦遠地下、然則國威挫衄、使巡功業墮敗、皆遠

也臣于遠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事下尚書議卒寢之後韓愈著論爲遠辨誣議乃定

南霽雲

霽雲少微賤爲人操舟睢陽始被圍巡築壇募死士數日莫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對巡卽泣下是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往請師進明顧無出師意愛霽雲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粒食已彌月吾何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也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爲出涕霽雲旣出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巳城陷與巡俱被執賊脅霽雲降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三十六人同遇害時有雷萬春者亦巡偏將也賊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面著六矢萬春不動潮疑木刻人巳諜得其實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節制矣

張志和

肅宗朝志和待詔翰林遭親喪遂不復仕浪跡江湖自

稱煙波釣徒所居宅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喜垂釣不設餌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眞巷曰回軒門阻流水少游爲之梁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其夫曰漁童妻曰樵青陸羽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有何往來謁顏眞卿于湖州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答曰願爲浮家泛宅不必更也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嘗撰漁歌舐筆輒成憲宗求其歌不可得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眞性夷曠與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言季眞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自證聖初歷元肅二朝積官祕書監而晚節遨嬉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詞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愜即不復拒紙幾數十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知章夢遊帝所數日寤乃請爲道士詔許之捨宅爲千秋觀即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爲之餞送

陸羽

羽字漸鴻、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歸畜之者、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因以爲名氏、其師令執糞除、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學書、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識、危坐効羣兒囁嚅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遺過日不作、主者鞭之、因亡去、天寶中、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上元初隱苕上、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時謂爲接輿也、

郭子儀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也、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頷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頤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爲將相、

李泌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郜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為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吾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沈既濟

既濟有良史才。官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為武后本紀。既濟議請省之。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諱。崩塟日月。才藝智略。皆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

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初為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寃獄。久

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辨之郡人呼爲御史雨已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浚隍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疑祿山果目爲書生不疑也及反河南盡陷平原獨全疾使參軍李平馳奏明皇始聞亂嘆曰河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祿山既破東都殺李憕盧奕蔣清而傳其首河北以徇諸郡真卿恐動衆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贋斬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之後官刑部尚書以直不容于盧杞未幾李希烈反杞建議遣真卿往諭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爲感慟真卿正色立朝爲當世重人不敢以姓名稱並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古世傳寶之

盧坦

坦爲河南尉時杜黄裳爲尹召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也黄裳驚異其語坦後果著績

歷東川節度使。

盧綸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名。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以能詩。號大曆十才子。

憲宗郭后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遊。角武藝。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歲省供億錢萬千。劉闢平李錡。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不可徙。徙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床而能制宰相禍福者。竟撤新之。前卒之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

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尋卒

李光顏

韓弘素驕蹇挾蔡賊以自重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蟻之乃飾名妹教之歌樂六博子以遺光顏使致辭曰以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乃約旦日置酒大會諸將按引使者以侍妹入秀曼都雅一軍驚駭光顏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爲公憂誠知公念重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爲我謝公朝廷于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嗚咽流下厚賂使者而還之未幾破賊五溝李愬自是得乘虛入

李愬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尚餘二萬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廐厮役之類皆悉用其舊而身振旅鞠場以俟裴度度既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爲之聳動始晟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肆而愬之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爲近世所未有愬性儉樸絕不事華修所居惟父晉故第而愬猶薦額嗇俞振元戎城之處

曰家聲在人若示褒薄何以見忠功之效吾故欲詳而勑之也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雌齋墻壁間皆滿愬李晟子晟十五子愬最著

韓愈

愈既貶潮初至問民疾苦皆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愈乃自往視爲具羊家各一投溪水而祝以文略曰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產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雄長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以爲吏民羞且承天子命來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悉南徙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徙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可殺刺史則選有才技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

必盡殺乃止其舟檝祝之久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民無鱷魚患

李賀

賀字長吉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輙書投囊中爲詩未始先立題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輙怒曰是兒會須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卒不出

韋處厚

敬宗荒嬉月視朝裁三四處厚每入見輙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諫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于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襁褓臣何敢避死亡之誅帝頗感悟王庭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爲致慨于頗牧也帝爲黙然

柳渾

渾字夷曠襄陽人貞元初上言朝廷[illegible]能[illegible]言渾臧與上

瑊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那成之便馬燧賀曰今日盟可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誥三王無盟詛盟詛季末事也況以季末事行于夷狄乎今日事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夷情不測誠如渾語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爲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且以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性放逸舉進士一不中輒浪遊蘇湖間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聞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不乘馬喜御舟楫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云其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取石爲重時號鬱林石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殘荆襄破東都所至千里無煙舍師行未嘗轉餉每指郡聚曰啖其人可飽

吾衆官軍道路莸臨尸數十車其酷暴殘殺如此已爲朱全忠所擒其愛將申叢因之折其一足械至汴見全忠瞀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臨刑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笑

董昌

僖宗時昌爲鎭海節度使旣爲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詔書至爲宇償一縑以歸當制者忽復詆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與我當自取之遂僭大號先是吳越間有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册昌以爲受命之符遂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天册自稱曰聖人每下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已錢鏐滅之

柳玭

玭性介特嘗著勤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余幼

門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長悌爲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勤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比衰亂以來門衰祚落基搆之重屬于後生夫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平原公主

公主昭宗女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偘后謂不可帝曰不爾吾無安身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偘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之

楊復恭

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輙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恭乃遣腹心殺使者弓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盖昭宗立由復恭定策故云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既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內詗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提七垂頭喪氣于是帝令先去四大忠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張彥弘等皆傳首全忠人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又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侍省隋哀號之聲徹道路

藩鎮

王庭湊

庭湊嘗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其所者，覷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庭湊馳及之，問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矣，後無不驗，

朱泚

泚既敗，出奔，失道，問于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逃去，已至涇州，田希鑒拒不納，泚曰，予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欿中，曰，還汝節，已走彭原，墮窖中，見殺，

朱滔

建中三年，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為連衡，如七國故事，以拒朝命，遂于冬十月庚申，築壇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耶，先是其地忽高三尺，後二年，滔等冊遣，正值其所，

李全忠

全忠之室，有蘆生焉，一尺三節。張建曰：「蘆，茅類，生子選分茅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光啓中，全忠拜節度使，子匡威、匡籌繼之。

劉元佐

德宗時，汴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流汗。時元佐爲節度使，即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者恐後。積十日，元佐勑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如此。

吳元濟

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三縣。帝命裴度爲行營招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濟，獻廟社，狗子市，斬之。帝美度功，命韓愈爲平淮西碑，愈以元濟之平多歸功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

突厥

貞觀中頡利被禽至京不室處每設穹廬廷中久之鬱鬱不自得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羸瘠帝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鹿有射獵之樂拜爲刺史辭不往每死其子疊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從至不得給羅支遂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生仁孝詎限華夷哉遂厚給其母頡利死其臣以死殉者曰渾邪曰蘇尼失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擷其根以飯產良馬首似橐駝口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云貞觀中大酋俟斤獻馬帝取異者號十驥有騰霜白皎雪驄凝露驄縣光驄決波騟飛霞驃發電赤流金䮴翔麟紫奔虹赤諸美名

渤海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淥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王之父曰老王，子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盧城之稻，湄沱河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遊之梨，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死，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之，時侍御史賈言忠自軍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爲我鄉導，虜情僞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七十六，

新羅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一言思鄉乞還，況于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爲頌，帝美其意，發詔答之，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如五升器、遣中初、使者莫人與能獻方物、莫人盡因官而氏者也、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蛦人朝貢、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朝貢不至、上命侯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盛弟智湛、有子昭、好學、嘗晝見鬻異書者、其母輟頭簪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略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必視月光盛處、即得美玉、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伺浮居法、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貞觀中、浮屠元奘至其國、國王尸羅逸多見

詔曰南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奘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因遣使者上書闕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王乃出迎膜拜受詔已復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開元中獻五色能言鳥

拂菻

拂菻即大秦也居西海上有珊瑚洲洲人乘大舶墮鐵網于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晳出則障面日五拜天神見王則不拜繫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相傳爲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元中遣使來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人首然與語輒笑笑則落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爲詔、六帥各治一區、故名六詔、貞元中、南詔酋異牟尋、遣使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琥珀、牛黄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迴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曰浪劍、王所佩、蓋已七世云、

訶陵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于足、可斷足、羣臣又固請、乃斷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洹、貞觀時、貢白鸚鵡、首生十丹毛、齊于翅、又有道明國、人無衣服、見衣服者則笑之、

驃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三百六十、土熱

王居、金爲甓、廚覆以銀瓦、爨以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
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鍮錫爲瓦、荔支爲材、
又有百寺、民七歲祝髮入寺、至二十而不達其法、乃復
爲民、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前、自思是非
而退、國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又有姑蔑國婦
人總髮爲角、以辨夫之多少、　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鄧
其大鬼主宏援于韋皐、皐遣將苴那時、大破之青海、斬
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
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痛乎、曰然、即
傅藥、又問欲食乎、曰然、即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即進
裘、又問欲歸乎、曰然、即以馬載尸而去、勿鄧亦驃屬也、
・南蠻有繡脚種、刻踝至腓爲文、繡面種、生踰月涅黛
於面、雕題種、身面涅黛、穿鼻種、以金銀鐶徑尺、貫其鼻
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鐶、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
釘貫鼻下出、長鬃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垂過臍
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飛頭
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君長曰贊普白論贊曰弄贊貞觀中遣使齎幣求昏許之妻以宗女文成公主長慶中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鼎就盟其國歸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環王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援之還也留者才十戶至隋末繁衍至三百皆姓馬遂號馬留人其國以二月為歲首櫛椰瀋為酒柳葉為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乃詔還之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多火珠大如雞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籍珠輒火有舍利鳥能通人言其臍有扶南國生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股角乃泮

